

## 九歌

## 屈原

《九歌》是中國古代一部詩集，收錄於《楚辭》。其中詩歌原為楚國民間祭神時演唱和表演用，屈原在其基礎之上再行創作，形成一組帶有「巫風」迎神、頌神、娛神、送神色彩的祭歌。

《九歌》相傳是夏代樂歌，屈原根據所祭祀神靈不同，共寫有十一篇，除《禮魂》為送神曲外，其餘十篇每篇都主祭一神，《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五篇，是祭祀天神的；《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四篇是祭祀地祇(Zhi/【土】)的；《國殤》一篇，則是祭祀人鬼的。

多數篇章皆描寫神靈間的眷戀，表現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傷感；《國殤》一篇，則是悼念和頌讚為楚國而戰死將士。王逸認為是屈原放逐江南時所作，當時屈原“懷憂苦毒，愁思涕郁”，所以通過製作祭神樂歌，以寄託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現代研究者多認為作於放逐之前，僅供祭祀之用。

### 九歌的內容

《九歌》是屈賦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詩篇。它代表了屈原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國宗祖的功德和英雄業績為詩；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風物為詩；以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為詩，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詩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間忠君愛國、憂世傷時的愁苦心情和“蕩志而愉樂”，“聊以舒吾憂心”，“寓情草木，託意男女”，“吟詠情性，以風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為了使它們符合“九”的成數，曾作過種種湊合。如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主張《湘君》、《湘夫人》併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併為一章。《聞一多》《什麼是九歌》主張以《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中間九章為“九歌”正文。但多數人的意見，以“九”為虛數，同意汪瑗《楚辭集解》、王夫之《楚辭通釋》之說，認為前十章是祭十種神靈，所祭的十種神靈，從古代人類宗教思想的淵源來考察，都跟生產與生存競爭有密切關係。十種神靈又可分為三種類型：①天神——東皇太一（天神之貴者）、雲中君（雲神）、大司命（主壽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東君（太陽神）；②地祇——湘君與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國殤（陣亡將士之魂）。有人認為，在上述十種神靈裏面，篇首“東皇太一”為至尊，篇末“國殤”為烈士，都是男性；其餘則是陰陽二性相偶，即東君（男）與雲中君（女），大司命（男）與少司命（女），湘君（男）與湘夫人（女），河伯（男）與山鬼（女）。

從《九歌》的內容和形式看，似為已具雛形的賽神歌舞劇。《九歌》中的“賓主彼我之辭”，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們都是歌舞劇唱詞中的稱謂。主唱身份不外三種：一是扮神的巫覡(Xi/【T | ˊ】)，男巫扮陽神，女巫扮陰

神；二是接神的巫覡，男巫迎陰神，女巫迎陽神；三是助祭的巫覡。所以《九歌》的結構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現。清代陳本禮就曾指出：“《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衆巫和者。”

（《屈辭精義》）這樣，《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悅之詞，在宗教儀式、人神關係的紗幕下，表演着人世間男女戀愛的活劇。這種男女感情的抒寫，是極其複雜曲折的：有時表現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時表現為待神不來的猜疑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會的歡快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別的悲痛與別後的哀思。從詩歌意境上看，頗有獨到之處。

朱熹曾評《九歌》說：“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楚辭辯證》）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較之《詩經》的鄭、衛之風，確實不同。但這並非由於“世風日下”的“再變”，而是春秋戰國時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徵的表現。鄭、衛之詩，表現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質直與純樸；而《九歌》則不僅披上了一層神祕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現出深邃、幽隱、曲折、婉麗的情調，別具一種奇異濃郁的藝術魅力。

男女之情並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內容。作為祭歌，由於它每一章所祭的對象不同，內容也就有所不同，如《東皇太一》的肅穆，《國殤》的壯烈，便與男女之情無涉。《國殤》是一首悼念陣亡將士的祭歌，也是一支發揚蹈厲、鼓舞士氣的戰歌。它通過對激烈戰鬥場面的描寫，熱烈地讚頌了為國死難的英雄，從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個側面。

《九歌》是以娛神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間的神，實質上是現實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既活潑優美，又莊重典雅，充滿着濃厚的生活氣息。

##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是《九歌》中的首篇。是楚人祭祀天神中最尊貴的神即上帝的樂歌。“皇”是天神的尊稱，楚人立神祠於東方，故稱東皇。“太一”，是說神道廣大無邊。《莊子·天地篇》：“主之以太一。”成玄英註：“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名，言大道曠盪，無不制圍(Yu/【ㄩˇ】)，囊括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全詩分三節，首寫選擇吉日良辰，懷着恭敬的心情祭祀天神；次寫祭祀場面，着重寫祭品的豐盛，歌舞的歡快；最後寫對天神的祝願。全詩對於東皇太一的形象並沒有具體地描寫，只是着力渲染了祭神的熱烈場面，從而表達出對天神的虔誠和尊敬。



詩句	註釋	譯文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p>&lt;1&gt; 吉日：吉祥美好的日子。辰良：即良辰。</p> <p>&lt;2&gt; 穆：恭敬肅穆。愉，樂也。上皇：即東皇太一。</p>	吉祥的日子，良好的時光，恭恭敬敬娛樂天神東皇。
撫長劍兮玉珥，璆（Qiu/【ㄑㄩˊ】）鏘鳴兮琳琅。	<p>&lt;3&gt; 撫：持。玉珥：玉製的劍柄裝飾品。</p> <p>&lt;4&gt; 璆、鏘：都是玉石相碰撞而發出的聲響。琳琅：琳、琅都是美玉。</p>	手撫着鑲玉的長劍劍柄，身上的佩玉和鳴響叮噠。
瑤席兮玉璫（Zhen/【ㄓㄣˊ】），盍（He/【ㄏㄜˋ】）	<5> 瑤席：瑤草編成的席墊，極為華美，用於祭祀。玉璫：璫同「鎮」，用玉做的壓席器物。	精美的瑤席玉璫壓四方，擺

<p>ㄉㄞˊ】)將把兮瓊芳。</p>	<p>&lt;6&gt; 盍：同「合」，將把，意思為合多物品為一把。瓊，赤玉。瓊芳：指赤玉般美麗的花朵。</p>	<p>設好祭品鮮花散芳香。</p>
<p>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p>	<p>&lt;7&gt; 蕙：一種香草名。肴：魚肉等菜餚。蘭藉：以蘭草墊底。 &lt;8&gt; 奠：祭祀。桂酒：桂花釀製的酒，泛指美酒。椒漿：椒浸泡的美酒。都是祭祀用的美食。王逸《楚辭章句》註：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p>	<p>蕙草包祭肉蘭葉做襯墊，獻上桂椒釀製的美酒漿。</p>
<p>揚枹(Fu/【ㄉㄨˊ】)兮拊(Fu/【ㄉㄨ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p>	<p>&lt;9&gt; 揚：舉也。枹：鼓槌。拊：擊打。 &lt;10&gt; 疏緩、安歌：均指節奏緩慢的歌曲。 &lt;11&gt; 陳：列也。竽、瑟：均指樂器。浩倡：倡同「唱」；浩倡指大聲唱。</p>	<p>舉鼓槌敲得鼓聲咚咚響，疏節奏緩拍節聲調安詳，又吹竽又鼓瑟放聲歌唱。</p>
<p>靈偃(Yan/【ㄩㄢˇ】)蹇(Jian/【ㄐㄧㄢ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p>	<p>&lt;12&gt; 靈：神靈降於巫者身上的狀態，或指東皇太一。朱熹《楚辭集注》：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王夫之《楚辭通釋》：靈，東皇太一之神。偃蹇：亦作「偃蹇(Jian/【ㄐㄧㄢˇ】)」。宛轉委曲；屈曲，這裡指舞姿優美的樣子。姣服：美麗的服飾。 &lt;13&gt; 菲菲：花草香氣濃郁的樣子。</p>	<p>群巫舞姿美麗服裝更漂亮，芬芳的香氣溢滿大廳堂。</p>
<p>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p>	<p>&lt;14&gt; 五音：指宮、商、角(Jue/【ㄐㄨㄛˊ】)、徵(Zhi/【ㄓㄧˊ】)、羽五種音調。繁，眾也。繁會：眾音錯雜，意思如同今日交響樂。這一句主要是描述五音的曲調配合著舞師的動作，交織而成的盛大美貌。 &lt;15&gt; 君：此處指東皇太一。欣欣：歡喜高興的樣子。康，安也。這一句主要是描述神靈看到眾生們虔誠祭祀的善心因而給予福分安康。</p>	<p>宮商角徵羽五音齊合奏，衷心祝神君快樂又健康。</p>

## 賞析

《九歌·東皇太一》作為《九歌》的開首篇，在全詩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與意義。“太一”在屈原時代並不是神，它在“東皇太一”中不可能充當神的稱謂；而“東皇”，由於先秦時代的東——春對應等關係，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稱。在沒有更確鑿材料發現之前，“東皇太一”應是春神的說法可以成立。至於“太一”，在這裡的含義是始而又始，象徵起始與開端。

詩一開首，先交待祭祀的時日——因是祭春神，故時日當在春天。選擇春日的吉良時辰，人們準備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東皇太一，讓其愉悅地降臨人世，給

人間帶來萬物復蘇、生命繁衍、生機勃發的新氣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撫摸長劍上的玉珥，整飭好服飾，恭候春神降臨。開頭四句，簡潔而又明了地寫出了祭祀的時間與祭祀者們對春神的恭敬與虔誠。

繼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備的祭品：瑤席，玉璫，歡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這一切，配合著繁音緩鼓、曼舞浩唱，告訴人們，春神將要降臨了。整個祭祀氣氛開始進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詩的尾聲，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於此時降臨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動人的舞姿與外表，“芳菲菲兮滿堂”——是春神帶來的春的氣息與氛圍。歡迎祈盼的人們於是鐘鼓齊奏、笙簫齊鳴，使歡樂氣氛達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樂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態的直接描繪，也是祭祀的人們對春神降臨所表露的欣喜心態。

全詩篇幅雖短，卻層次清晰，描寫生動，氣氛熱烈，給人一種既莊重又歡快的感覺，充分表達了人們對春神的敬重、歡迎與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賜福人間，給人類的生命繁衍、農作物生長帶來福音。屈原以不同於《九歌》其他篇章的寫法，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生動地展現了祭神的整個過程和場面，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 雲中君

這是祭祀雲神（或說月神）的樂歌。王逸《章句》：“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Yi/【ㄩㄛˋ】）。”在中國古代神話里，雲神和雨師，往往合二而一，成為一體。郭璞《山海經·海夕卜東經》註：“雨師謂屏翳也。”雲行雨施，因此祭雲也就是求雨。本篇從巫女的角度寫人對雲神的愛慕企盼。首寫巫女沐浴更衣，虔誠地等待雲神的降臨；接着寫雲神降臨，由衷地讚頌雲神“與日月兮齊光”的功德；最後寫雲神來去匆匆，返回天上，巫女的憂心忡忡。詩中生動地描寫了群巫扮雲神出現時的場面和祭者的讚頌、景慕以及對神的依戀之情。對雲神的刻畫都是根據雲的自然特點加以想象、誇張、增飾來完成的，其中既有對自然美的捕捉，又包含着人們對光明、自由等美好事物的追求。描寫曲折細膩，委婉動人。



詩句	註釋	譯文
浴蘭湯兮沐芳，華採衣兮若英。	<p>&lt;16&gt; 雲中君：雲神，一說月神。</p> <p>&lt;17&gt; 蘭湯：蘭草沁入其中而帶有香味的熱水。此下四句為祭巫所唱。</p> <p>&lt;18&gt; 華采：使之華麗。若英：像花朵一樣。</p>	我沐浴蘭湯滿身飄香，穿上彩衣像鮮花一樣。
靈連蜷（Quan/【ㄑㄨㄢˊ】）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p>&lt;19&gt; 靈：靈子，祭祀中有神靈附身的巫覡。連蜷：迴環婉曲的樣子，此處指舞蹈時身體婀娜擺動的姿態。既留：已經留下來。</p> <p>&lt;20&gt; 爛昭昭：光明燦爛的樣子。爛，分散的光。昭昭，小光（聞一多《九歌解詁》）。央：盡。</p>	看雲神宛曲停留雲端，神光燦爛氣宇軒昂。
蹇（Jian/【ㄐㄧㄢˇ】）將憺（Dan/【ㄉㄢˋ】）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p>&lt;21&gt; 蹇：發語詞。憺：安。壽宮：供神之處。此下四句扮雲中君的巫所唱。</p>	你安居在雲間殿堂，功德廣大與日月齊光。
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p>&lt;22&gt; 龍駕：龍車。此指駕龍車。帝服：指五方帝之服，言服有青黃赤白黑之五色。</p> <p>&lt;23&gt; 聊：姑且。周章：周遊。王逸《楚辭章句》：“猶周流也。言云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p>	你駕龍車穿五彩衣裳，翱翔空中游覽四方。

靈皇皇兮既降，焱 (Biao/【ㄅㄧㄠ】)遠舉 兮雲中。	<24> 靈：此處指雲中君。皇皇：同“煌煌”，光明燦爛的樣子。此下二句祭巫所唱。 <25> 焱：形容詞，疾速。舉：高飛。	神光閃閃你從天而降，又疾速高飛重返天上。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 海兮焉窮。	<26> 覽：看。冀州：古代中國分為九州，冀州為九州之首，因此以代指全中國。此下二句雲中君所唱。 <27> 橫：橫布或橫行。焉窮：無窮無盡。焉，怎麼。窮，完，盡。	高瞻遠矚超越九州，恩被四海功德無量。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 心兮懣(Chong/【ㄔㄨㄥ ㄥ】)懣。	<28> 君：指雲中君。此下二句祭巫所唱。 <29> 懣：同“忡”，極勞心貌。	思念神君長長嘆息，憂心忡忡黯然神傷。

## 賞析

《九歌·雲中君》這首詩是以主祭的巫覡同扮雲神的巫覡(Xi/【ㄒㄧ】)(靈子)對唱的形式，來頌揚雲神，表現對雲神的思慕之情。《九歌》的祭祀歌舞是在夜間藉助於篝火或竹明、松明、燈光進行的，所以表現出一種神秘和恍惚迷離的氣氛。

此篇按韻可分為兩章，每一章都是對唱。開頭四句先是祭巫唱，說她用香湯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團錦簇的衣服來迎神。靈子翩翩起舞，神靈尚未離去，身上隱隱放出神光。這是表現祭祀的虔誠和祭祀場面的。

“蹇將憺兮壽宮”以下四句為雲中君(充作雲中君的靈子)所唱，表現出神的尊貴、排場與威嚴。由於群巫迎神、禮神、頌神，神乃安樂暢意、精神煥發、神采飛揚。

“與日月兮齊光”六字，準確地道出了雲的特徵；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並列的唯有星和雲，但星是在晴朗而沒有日光時方能看見，如同時也沒有月亮，則更見其明亮。惟雲，是借日光而生輝，雲團映日，放出銀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綺，所以說“與日月兮齊光”。這兩句，上句是說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雲神”的身份。“龍駕兮帝服”，是說出行至人間受享。“聊翱遊兮周章”則表示不負人們祈禱祭祀之意，願為了解下情。古人以為雨是雲下的，雲師有下雨的職責。故《周禮·大宗伯》有雨師而無雲師，《九歌》有雲師而無雨師。屏翳或以為雲師，或以為雨師，也是這個原因。“屏翳”之名實表示了同“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一樣的意思。周宣王祈雨之詩名曰《雲漢》，賈誼憫旱之賦題曰《旱雲》，俱可以看出古人對雲和雲神的看法。

祭巫唱“靈皇皇兮既降，焱(Biao/【ㄅㄧㄠ】)遠舉兮雲中”，乃是說祭享結束之後雲中君遠離而去。“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標誌。神靈降臨結束之後，則如狂飆一般上升而去。這裡是表現雲神的威嚴與不凡。“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則是雲神升到高空後因眼底所見而言，表現了雲高覆九州、廣被四海的特徵。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對神靈離去的惆悵與思念，表現出對雲神的依賴情緒。祭雲神是為了下雨，希望雲行雨施，風調雨順。所以雲神一離去，人們便悵然若失。《旱雲賦》寫雲開始

之時積聚給沓，互相連接，“若飛揚之縱橫”，“正帷布而雷動”，結果卻“終風解而霰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風吹雲散，希望完全落空。賦的末尾說：“思念白雲，腸如結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表現了同《九歌·雲中君》極相近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九歌·雲中君》對神的思念，只是表現人對雲、對雨的乞盼之情。

此篇無論人的唱詞、神的唱詞，都從不同角度表現出雲神的特徵，表現出人對雲神的乞盼、思念，與神對人禮敬的報答。一往深情，溢於言表。

在《九歌》中，除了《禮魂》這個尾歌只有二十七字外，《雲中君》是最短的一首。然而就在這短短的詩中，作者細膩地描繪了雲朵在廣闊的天宇中的各種形態，而把這種形態又轉換成擬人的雲神的形象：連蜷的雲朵，炫目的光彩，煌煌的服輿。翱遊周章的舉止，急速升降、去留的動態，以至鋪天蓋地而來，“覽冀州”而“橫四海”的氣勢，在人們眼前連續展現。這一幕幕形象生動的行雲圖畫，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這裡，天上的雲彩與想象中的雲神融合而一，是那樣鮮明、生動，然而又是那樣神奇、變幻莫測。狀物之妙，令人嘆為觀止。



## 湘君

《湘君》與下篇《湘夫人》同是祭祀湘水神的樂歌。舊說或謂湘君指舜，湘夫人指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傳說舜帝南巡，死葬蒼梧，二妃追至洞庭，投水而死，成為湘水女神。本篇以湘夫人的口氣表現這位湘水女神對湘君的懷戀，對愛情的大膽追求。第一節寫湘夫人對湘君的懷念，第二節寫湘夫人對湘君失約的失望與哀怨，第三節寫湘夫人親迎湘君而不遇的怨恨，第四節寫湘夫人的決絕之情和內心矛盾。全詩善於運用比興手法和景物描寫表現女主人公複雜的心理活動，使湘夫人的性格得到完滿的表現。文筆細膩，情韻悠長。



詩句	註釋	譯文
君不行兮夷猶，蹇(Jian/【ㄐㄧㄢˇ】)誰留兮中洲？	<p>&lt;30&gt; 湘君：湘水之神，男性。一說即巡視南方時死於蒼梧的舜。</p> <p>&lt;31&gt; 君：指湘君。夷猶：遲疑不決。</p> <p>&lt;32&gt; 蹇：發語詞。洲：水中陸地。</p>	你猶豫不決遲遲不來，為誰停留在水中沙洲？
美要眇(Miao/【ㄇㄧㄠ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p>&lt;33&gt; 要眇：美好的樣子。宜修：恰到好處的修飾。</p> <p>&lt;34&gt; 沛：水大而急。桂舟：桂木製成的船。</p>	我天生麗質又修飾打扮，急流中駕起芳香的桂舟。

<p>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p>	<p>&lt;35&gt; 沅湘：沅水和湘水，都在湖南。無波：不起波浪。 &lt;36&gt; 江水：長江。下文“大江”、“江”，與此同。</p>	<p>令沅水湘水風平浪靜，讓長江安安靜靜地流。</p>
<p>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p>	<p>&lt;37&gt; 夫：語助詞。 &lt;38&gt; 參差：高低錯落不齊，此指排簫，相傳為舜所造。</p>	<p>盼望你啊你卻不來，吹排簫啊我在思念誰？</p>
<p>駕飛龍兮北徵，躋(Zhan/【ㄓㄢ ㄇㄛˋ ㄇㄞˋ】)吾道兮洞庭。</p>	<p>&lt;39&gt; 飛龍：雕有龍形的船隻。北征：北行。 &lt;40&gt; 躋：轉變。洞庭：洞庭湖。</p>	<p>我駕起龍舟向北航行，掉轉船頭抵達洞庭。</p>
<p>薜(Bi/【ㄅㄧˋ ㄌㄧˋ ㄇㄞˋ】)荔柏兮蕙綯，蓀(Sun/【ㄙㄨㄣˊ ㄌㄞˋ ㄌㄞˋ】)橈(Nao/【ㄋㄠˊ ㄙㄨㄞˋ ㄉㄨˋ ㄉㄨˋ】)兮蘭旌。</p>	<p>&lt;41&gt; 薜荔：蔓生香草。柏：通“箔”，帘子。蕙：香草名。綯：帷帳。 &lt;42&gt; 蓀：香草，即石菖蒲。橈：短槳。蘭：蘭草。旌：旗杆頂上的飾物。</p>	<p>用薜荔做簾蕙草做帳，拿香蓀飾槳香蘭飾旌。</p>
<p>望涔(Gen/【ㄍㄣˊ ㄌㄨˋ ㄞˋ】)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p>	<p>&lt;43&gt; 涔陽：在涔水北岸，洞庭湖西北。極浦：遙遠的水邊。 &lt;44&gt; 橫：橫渡。揚靈：顯揚精誠。一說即揚舲，揚帆前進。</p>	<p>極目騁懷遙望涔陽，揚起風帆橫渡大江。</p>
<p>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p>	<p>&lt;45&gt; 極：至，到達。 &lt;46&gt; 女：侍女。嬋媛：眷念多情的樣子。</p>	<p>一路飛舟不見你的蹤影，侍女啊也為我嘆息悲傷。</p>
<p>橫流涕兮潺湲(Yuan/【ㄩㄢ ㄌㄞˋ ㄊㄩˋ ㄞˋ】)，隱思君兮陴(Fei/【ㄈㄟˋ ㄨㄟˋ ㄉㄨˋ ㄉㄨˋ】)側。</p>	<p>&lt;47&gt; 橫：橫溢。潺湲：緩慢流動的樣子。 &lt;48&gt; 陴側：即“悱惻”，內心悲痛的樣子。</p>	<p>熱淚縱橫不住流淌，思念你啊痛斷肝腸。</p>
<p>桂櫂(Zhao/【ㄓㄠˋ ㄞˋ ㄓㄠˋ ㄞˋ】)兮蘭枻(Yi/【ㄩˋ ㄞˋ ㄓㄠˋ ㄞˋ】)，斲(Zhuo/【ㄓㄨㄛˋ ㄞˋ ㄓㄠˋ ㄞˋ】)冰兮積雪。</p>	<p>&lt;49&gt; 櫂：同“棹”，長槳。枻：短槳。 &lt;50&gt; 斲：砍。</p>	<p>蕩起雙槳把穩船舵，飛舟破浪捲起千堆雪。</p>
<p>採薜荔兮水中，搴(Qian/【ㄑㄧㄢ ㄌㄞˋ ㄌㄞˋ ㄌㄞˋ】)芙蓉兮木末。</p>	<p>&lt;51&gt; 採薜荔：在水中採摘陸生的薜荔。 &lt;52&gt; 搴：拔取。芙蓉：荷花。木末：樹梢。</p>	<p>薜荔長在陸上啊偏要水中採，荷花開在水中啊卻上樹梢折。</p>
<p>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p>	<p>&lt;53&gt; 媒：媒人。勞：徒勞。 &lt;54&gt; 甚：深厚。輕絕：輕易斷絕。</p>	<p>二人不同心媒人也徒勞，恩愛不絕。</p>

		深厚輕易拋棄我。
石瀨(Lai/【ㄌㄞˋ】)兮淺(Jian/【ㄐㄧㄢˇ】)淺，飛龍兮翩翩。	<55> 石瀨：石上急流。淺淺：水流湍急的樣子。 <56> 翩翩：輕盈快疾的樣子。	石灘上的水啊淺又淺，龍舟輕又快啊飛向前。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57> 交：交往。 <58> 期：相約。不閒：沒有空閒。	相愛不忠誠招人長怨恨，約會不守信卻說沒空閒。
鼉(Chao/【ㄔㄠˊ】)騁(Cheng/【ㄔㄥˊ】)驚兮江臯(Gao/【ㄍㄠˊ】)，夕弭(Mi/【ㄇㄧˊ】)節兮北渚(Zhu/【ㄓㄨˊ】)。	<59> 鼉：同“朝”，早晨。騁：急行。臯：水旁高地。 <60> 弭：停止。節：策，馬鞭。渚：水邊。	早晨在江邊急速奔走，傍晚泊舟在北洲停留。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61> 次：止息。 <62> 周：周流。	孤獨的鳥兒在屋上棲息，彎彎的江水在堂前緩流。
捐余玦(Jue/【ㄐㄨㄟˊ】)兮江中，遺余佩兮醴(Li/【ㄌㄧˊ】)浦。	<63> 捐：拋棄。玦：環形玉佩。 <64> 遺：留下。一本無“遺”字。佩：佩飾。醴：澧水，在湖南，流入洞庭湖。	把玉塊拋向滾滾江流，把玉佩丟在澧水之濱。
採芳洲兮杜若，將以遺(Wei/【ㄨㄟˊ】)兮下女。	<65> 芳洲：水中的芳草地。杜若：香草名。 <66> 遺：贈予。下女：指身邊侍女。	在芳洲上採摘杜若，贈給下女聊表寸心。
晷(Shi/【ㄕㄩˊ】)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67> 晷：“時”的古字，指以前和湘君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再：一作“驟”，屢次、多次的意思。 <68> 聊：暫且。逍遙：自由自在的樣子，容與：舒緩放鬆的樣子。	時光匆匆不會再來，放寬心懷靜候佳音。

## 賞析

《九歌·湘君》以湘夫人的口吻，描寫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種臨風企盼，因久候不見湘君依約聚會而產生怨慕神傷的感情。

在屈原根據楚地民間祭神曲創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兩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們在欣賞和讚歎它們獨特的南國風情和動人的藝術魅力時，卻對湘君和湘夫人的實際身份迷惑不解，進行了長時間的探討、爭論。

從有關的先秦古籍來看，儘管《楚辭》的《遠遊》篇中提到“二女”和“湘靈”，《山海經·中山經》中說“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但都沒有像後來的註釋把湘君指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說成追趕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跡象。最初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書中記載秦始皇巡遊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時，“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後來劉向的《列女傳》也說舜“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這就明確指出湘君就是舜的兩個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東漢王逸為《楚辭》作注時，鑒於二妃是女性，只適合於湘夫人，於是便把湘君另指為“湘水之神”。對於這種解釋。唐代韓愈並不滿意，他在《黃陵廟碑》中認為湘君是娥皇，因為是正妃故得稱“君”；女英是次妃，因稱“夫人”。以後宋代洪興祖《楚辭補註》、朱熹《楚辭集注》皆從其說。這一說法的優點在於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屬兩人，雖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煩，但仍沒有解決兩人的性別差異，從而為詮釋作品中顯而易見的男女相戀之情留下了困難。有鑒於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辭通釋》中採取了比較通脫的說法，即把湘君說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說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於按舜與二妃的傳說一一指實。應該說這樣的理解，比較符合作品的實際，因而也比較可取。

雖然舜和二妃的傳說給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帶來了不少難以自圓的穿鑿附會，但是如果把這一傳說在屈原創作《九歌》時已廣為流傳、傳說與創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樣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堯之二女等等因素考慮在內，則傳說的某些因子如舜與二妃飄泊山川、會合無由等，為作品所借鑒和吸取也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傳說對作品可能產生的影響，又不拘泥於傳說的具體人事，應該成為讀者理解和欣賞這兩篇作品的基點。

作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個前後相連的整體，甚至可以看作同一樂章的兩個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兩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點暗中銜接，而且還由於它們的末段，內容和語意幾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認為是祭祀時歌詠者的合唱（見姜亮夫《屈原賦校注》）。

《九歌·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達了因男神未能如約前來而產生的失望、懷疑、哀傷、埋怨的複雜感情。第一段寫美麗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後，乘着小船興緻勃勃地來到與湘君約會的地點，可是卻不見湘君前來，於是在失望中抑鬱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簫。首二句以問句出之，一上來就用心中的懷疑揭出愛而不見的事實，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確的鋪墊。以下二句說為了這次約會，她曾進行了認真的準備，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飾得恰到好處，然後才駕舟而來。這說明她十分看重這個見面的機會，內心對湘君充滿了愛戀。正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誠地祈禱沅湘的江水風平浪靜，能使湘君順利赴約。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見他到來，便只能吹起聲聲幽咽的排簫，來傾吐對湘君的無限思念。這一段描繪了一幅望斷秋水的佳人圖。

第二段接寫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駕着輕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尋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結果依然不見湘君的蹤影。作品在這裡把對湘夫人四處尋找的行程和她的內心感受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她先是駕着龍舟北出湘浦，轉道洞庭，這時她顯然對找到湘君滿懷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裝飾精美的小船外，一無所見；她失望之餘仍不甘心，於是放眼遠眺涪陽，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蹤；然而這一切都毫無結果，她的心靈便再次橫越大江，遍尋沅湘一帶的廣大水域，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執着的追求，使得身邊的侍女也為她嘆息起來。正是旁人的這種嘆息，深深地觸動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滾在她內心的感情波瀾一下子推向了洶湧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淚水縱橫，一想起湘君的失約就心中陣陣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極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洩。首二句寫湘夫人經多方努力不見湘君之後，仍漫無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劃開冰雪的船槳雖然還在擺動，但給人的感覺只是她行動的遲緩沉重和機械重複。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樹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總結以上追求不過是一種徒勞而已，同時也為後面對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連串斥責和埋怨起興。這是湘夫人在極度失望的情況下說出的激憤語，它在表面的絕情和激烈的責備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滅的強烈痛苦；而它的原動力，又來自對湘君無法迴避的深愛，正所謂愛之愈深，責之愈切，它把一個大膽追求愛情的女子的內心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四段可分二層。前四句為第一層，補敘出湘夫人浮湖橫江從早到晚的時間，並再次強調當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約會地“北渚”時，還是沒有見到湘君。從“捐余玦”至末為第二層，也是整首樂曲的卒章。把玉環拋入江中，把佩飾留在岸邊，是湘夫人在過激情緒支配下做出的過激行動。以常理推測，這玉環和佩飾當是湘君給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約，那麼這些代表愛慕和忠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們拋棄算了。這一舉動，也是上述四個“不”字的必然結果。這給讀者留下了惋惜和遺憾。最後四句又作轉折：當湘夫人心情逐漸平靜下來，在水中的芳草地上採集杜若準備送給安慰她的侍女時，一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感覺油然而生。於是她決定“風物長宜放眼量”，從長計議，鬆弛一下繃緊的心弦，慢慢等待。這樣的結尾使整個故事和全首歌曲都餘音裊裊，並與篇首的疑問遙相呼應，同樣給人留下了想像的懸念。

## 湘夫人

《湘夫人》是以湘君的口氣表現這位湘水男神對湘夫人的懷戀，表現了他對愛情的忠貞。第一節寫湘君盼望會見湘夫人的迫切心情及會見落空後的內心惆悵，第二節抒寫湘君對湘夫人的痴情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第三節寫湘君的決絕之情和希望。詩人通過對現實景物、假想景物和幻想境界的描寫，構成了多種形式的情景交融境界，多方面地烘託了人物情感的起伏變化。《湘君》《湘夫人》互相對映，實為一篇。詩人用“誤會法”曲折地表現二人對純真愛情的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二人本真心相愛，約會相見，但卻沒有約定時間地點，竟往返徒勞，相會無緣，終生怨恨，竟至捐玦遺佩，表示決絕；然而內心愛火難滅，一旦真相大白，雪化冰消，會愛得更深。



詩句	註釋	譯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Miao/【ㄇ一ㄠˇ】)眇兮愁予。	<69> 帝子：指湘夫人。舜妃為帝堯之女，故稱帝子。 <70> 眇眇：望而不見的樣子。愁予：使我憂愁。	夫人降臨在江北小洲，我望眼欲穿心中哀愁。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71> 嫋嫋：綿長不絕的樣子。 <72> 波：生波。下：落。	秋風嫋嫋萬木飄落葉，波涌浪翻千里洞庭秋。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73> 蘋：一種近水生的秋草。騁望：縱目而望。 <74> 佳：佳人，指湘夫人。期：期約。張：陳設。	登上白蘋崗舉目遠望，與佳人約會相見黃昏後。
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75> 萃：集。鳥本當集在木上，反說在水草中。 <76> 罾：捕魚的網。罾原當在水中，反說在木上，比喻所願不得，失其應處之所。	鳥兒為什麼聚集水草裏，魚網為什麼掛在樹枝頭？
沅有芷兮醴有	<77> 沅：即沅水，在今湖南省。澧：即澧水，在今湖南省，流入洞庭湖。芷：即白芷，一種香草。	沅水有白芷，澧水有香蘭，心中

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78> 公子：指湘夫人。古代貴族稱公族，貴族子女不分性別，都可稱“公子”。	思念你，口中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Yuan/【ㄏㄨㄥˊ 忽】)。	<79> 荒忽：不分明的樣子。 <80> 潺湲：水流的樣子。	恍恍惚惚向遠方張望，但見湘江北去流水潺潺。
麋(Mi/【ㄇㄧˊ 糜】)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81> 麋：獸名，似鹿。 <82> 水裔：水邊。此名意謂蛟本當在深淵而在水邊。比喻所處失常。	駝鹿為什麼覓食在庭院，蛟龍為什麼迴游在水邊？
朝馳余馬兮江皋(Gao/【ㄍㄠ】)，夕濟兮西澨(Shi/【ㄕㄩˋ 澨】)。	<83> 皋：水邊高地。 <84> 澨：水邊。	早晨在江邊躍馬飛馳，傍晚渡過江到了西岸。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85> 騰駕：駕着馬車奔騰飛馳。偕逝：同往。	聽到夫人的親切召喚，駕起快車與她同往。
築室兮水中，葺(Qi/【ㄑㄩˋ 葺】)之兮荷蓋。	<86> 葺：編草蓋房子。蓋：指屋頂。	宮室豪華築在水中央，荷葉圓圓蓋在屋頂上。
蓀(Sun/【ㄙㄨㄣˊ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87> 蓀壁：用蓀草飾壁。蓀：一種香草。紫：紫貝。壇：中庭。 <88> 椒：一種科香木。	香蓀飾牆紫貝鋪庭院，花椒香味濃郁充滿廳堂。
桂棟兮蘭橑(Liao/【ㄌㄧㄠˊ 橑】)，辛夷楣兮葍房。	<89> 棟：屋棟，屋脊柱。橑：屋椽(Chuan/【ㄔㄨㄢˊ 椽】)。 <90> 辛夷：木名，初春生花。楣：門上橫樑。葍：白芷。	桂木做正樑，木蘭做椽子，辛夷做門楣，白芷飾臥房。
罔薜(Bi/【ㄅㄧˋ 薜】)荔兮為帷，擗(Pi/【ㄆㄧˋ 擗】)蕙櫂(Mian/【ㄇㄧㄢˊ 櫂】)兮既張。	<91> 罔：通“網”，作結解。薜荔：一種香草，緣木而生。帷：帷帳。 <92> 擗：掰開。蕙：一種香草。櫂：隔扇。	湘夫人編織薜荔巧手做帷帳，剖開蕙草放在帳頂上。
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	<93> 鎮：鎮壓坐席之物。 <94> 疏：分疏，分陳。石蘭：一種香草。	白玉為鎮壓住坐席，擺上石蘭滿室芬芳。

芷葺(Qi/【ㄑㄧˋ】)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95> 繚：纏繞。杜衡：一種香草。	荷葉屋頂再加放白芷，杜衡纏繞讓滿院飄香。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Wu/【ㄨˊ】)門。	<96> 合：合聚。百草：指眾芳草。實：充實。 <97> 馨：能夠遠聞的香。廡：走廊。	聚集百草佈滿庭院，香花擺在門旁走廊。
九嶷(Yi/【ㄧˊ】)繽(Bin/【ㄅㄧㄣ】)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98> 九嶷：山名，傳說中舜的葬地，在湘水南。這裡指九嶷山神。繽：盛多的樣子。 <99> 靈：神。如雲：形容眾多。	九疑眾神前來迎接，羣神雲集紛紛揚揚。
捐余袂(Mei/【ㄇㄟˋ】)兮江中，遺余褌(Die/【ㄉㄧㄝˊ】)兮醴浦。	<100> 袂：衣袖。 <101> 褌：《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褌”。褌衣即女子內衣，是湘夫人送給湘君的信物。這是古時女子愛情生活的習慣。	把香囊拋向滾滾江流，把禪衣扔在澧水之濱。
搴(Qian/【ㄑㄩㄢ】)汀洲兮杜若，將呂(Yi/【ㄧˊ】)遺兮遠者。	<102> 汀：水中或水邊的平地。杜若：一種香草。 <103> 遠者：指湘夫人。	在沙洲上拔取杜若，贈寄遠方人聊表寸心。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104> 驟得：數得，屢得。 <105> 逍遙：遊玩。容與：悠閑的樣子。	好時光不能驟然得到，且逍遙等待吉日良辰。

## 賞析

此詩題雖為“湘夫人”，但詩中的主人公卻是湘君。這首詩的主題主要是描寫相戀者生死契闊、會合無緣。作品始終以候人不來為線索，在悵惘中向對方表示深長的怨望，但彼此之間的愛情始終不渝則是一致的。全詩由男神的扮演者演唱，表達了赴約的湘君來到約會地北渚，卻不見湘夫人的惆悵和迷惘。

如果把這兩首祭神曲聯繫起來看，那麼《九歌·湘夫人》所寫的情事，正發生在湘夫人久等湘君不至而北出湘浦、轉道洞庭之時。因此當晚到的湘君抵達約會地北渚時，自然難以見到他的心上人了。作品即由此落筆，與《九歌·湘君》的情節緊密配合。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較為費解。“帝子”歷來解作天帝之女，後又附會作堯之二女，但毫無疑問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這句說成是帝子已降臨北渚，即由《九歌·湘君》中的“夕弭節兮北渚”而來；但這樣便與整篇所寫湘君盼她前來而不見的內容尷尬難合。於是有人把這句解釋成湘君的邀請語（見詹安泰《屈原》），這樣文意就比較順暢了。

歌辭的第一段寫湘君帶着虔誠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來。這是一個環境氣氛都十分耐人尋味的畫面：涼爽的秋風不斷吹來，洞庭湖中水波



泛起，岸上樹葉飄落。望斷秋水、不見伊人的湘君搔首躑躅，一會兒登臨送目，一會兒張羅陳設，可是事與願違，直到黃昏時分仍不見湘夫人前來。這種情形經以“烏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的反常現象作比興，就更突出了充溢於人物內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勞無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更是寫景的名句，對渲染氣氛和心境都極有效果，因而深得後代詩人的賞識。

第二段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邊澤畔的香草興起對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緩緩而流暗示遠望中時光的流逝，是先秦詩歌典型的藝術手法，其好處在於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滯水邊又是兩個反常現象，與前文對烏和網的描寫同樣屬於帶有隱喻性的比興，再次強調愛而不見的事願相違。接着與湘夫人一樣。他在久等不至的焦慮中，也從早到晚騎馬去尋找，其結果則與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覓中，忽然產生了聽到佳人召喚、並與她一起乘車而去的幻覺。於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筆。

第三段純粹是湘君幻想中與湘夫人如願相會的情景。這是一個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異草香木構築修飾。其色彩之繽紛、香味之濃烈，堪稱無與倫比。作品在這裡一口氣羅列了荷、蓀、椒、桂、蘭、辛夷、葯、薜荔、蕙、石蘭、芷、杜衡等十多種植物，來極力表現相會處的華美艷麗。其目的，則全在於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環境來烘托和反映充溢於人物內心的歡樂和幸福。因此當九嶷山的眾神來把湘君的戀人接走時，他才恍然大悟，從這如夢幻般的美境中驚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後一段與《九歌·湘君》結尾不僅句數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樣。湘君在絕望之餘，也像湘夫人那樣情緒激動，向江中和岸邊拋棄了對方的贈禮，但表面的決絕卻無法抑制內心的相戀。他最終同樣恢復了平靜，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戀相思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歷程。他在汀洲上采來芳香的杜若，準備把它贈送給遠來的湘夫人。

從情感的結構角度看，這首詩是以“召喚方式”呼應“期待視野”。《九歌·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喚的方式祈求神靈降臨。全詩以召喚湘夫人到來作為出發點，以期待的心理貫穿其中。詩的前半段主要寫湘君思念湘夫人時那種望而不見、遇而無緣的期待心情。中間經歷了憂傷、懊喪、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動。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產生的情緒波動。詩的後半段是寫湘君得知湘夫人應約即將到來的消息後，喜出望外，在有緣相見而又未相見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準備事宜。詩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現，召喚的目的達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寫與此呼應。實際上，後半段的描寫不過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現這種幻象境界，也是由於期待心切的緣故。整首詩對期待過程的描寫，有開端，有矛盾，有發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識線路清晰可見。

這首詩還有着明暗對應的雙層結構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現，有明有暗，明暗結合。抒情對象既可實指，又有象徵性。在描寫實境時，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層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確，語言明快，情感色澤清晰，高低起伏，強弱大小，都呈透明狀態。如詩的後半段寫築室建堂、美飾洞房、裝飾門面、迎接賓客的場面，就屬於表層性的，即明寫。從“築室兮水中”至“疏石兮為芳”，是從外到裏、由大到小；從“芷葺兮

荷屋”至“建芳馨兮廡門”，又由裏到外。線路清楚，事實明白，情感的宣洩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暢，無拘無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動與外在形式同步。

從深層結構看，這首詩又有着寓情於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來的樣子，如“烏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帶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風、秋水、秋葉的描寫。情感的流動較蘊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發覺。因此需要通過表層意象加以領會。

這種雙層結構，明暗對應，相輔相成，構成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這種結構的優點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現呈立體狀。

另外，全詩所描寫的對象和運用的語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鮮明的楚國地方特色。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蘋、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鳥、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動物、植物和礦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風俗、神話傳說、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氣氛等，無不具有楚地的鮮明特色。詩中所構想的房屋建築、陳設布置，極富特色，都是立足於楚地的天然環境、社會風尚和文化心理結構這個土壤上的，否則是不可能作此構想的。語言上也有楚化的特點。楚辭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語，《九歌·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動詞）、“袂”、“裸”（名詞）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運用——全詩每句都有一個“兮”字。這個語氣詞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於調整音節，加大語意、語氣的轉折、跳躍，增強語言的表現力。《九歌·湘夫人》以方言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變化靈活。這種“騷體”詩，是繼《詩經》後新出現的自由詩，在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創新。

綜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約會在時間上的誤差而引出的兩個悲劇，但合起來又是一幕兩情相悅、忠貞不渝的喜劇。說它們是悲劇，是因為赴約的雙方都錯過了相會的時間，彼此都因相思不見而難以自拔，心靈和感情遭受了長時間痛苦的煎熬；說它們是喜劇，是由於男女雙方的相戀真誠深摯，儘管稍有挫折，但都沒有放棄追求和期盼，所以圓滿結局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當他們在耐心平靜的相互等待之後終於相見時，這場因先來後到而產生的誤會和煩惱必然會在頃刻間煙消雲散，迎接他們的將是湘君在幻覺中所感受的那種歡樂和幸福。

這兩篇作品一寫女子的愛慕，一寫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卻同樣纏綿悱惻；加之作品對民間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對傳統比興手法的運用，更加强了它們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儘管這種熱烈大膽、真誠執着的愛情被包裹在宗教儀式的外殼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強大的生命內核，卻經久不息地釋放出無限的能量，讓歷代的讀者和作者都能從中不斷獲取不畏艱難、不息地追求理想和愛情的巨大動力。這可以從無數篇後代作品都深受其影響的歷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證。

## 大司命

大司命是古人心目中掌管人類壽夭、生死的天神。這首詩由男覲(Xi/【T | ˊ】)飾大司命，女巫飾人間凡女，通過相互對唱，表現了大司命降落人間，與人間凡女相愛，又獨自返回天宮的故事。大司命的形象嚴肅而又神秘，人間凡女的形象溫柔而又多情。她愛戀大司命，但掌管人類壽夭、生死的大司命卻不得不與她分別。那麼，人間福禍榮辱，究竟是由誰來主宰呢？人們熱愛生活，都希望長壽，但人生無常，死亡經常威脅着人們；因此，人們虔誠地祭祀司命之神。



詩句	註釋	譯文
廣開兮天門， 紛吾乘兮玄 雲。	<p>&lt;106&gt; 大司命：神名，主宰人的生死。王夫之《楚辭通釋》：“大司命通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皆楚俗為之名而祀之。”一說星名。《史記·天官書》：“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p> <p>&lt;107&gt; 廣開：大開。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p> <p>&lt;108&gt; 紛：多。吾：大司命自謂。玄云：黑雲。乘玄雲即以玄云為車，猶雲乘雲車。《郊祀歌》：“靈之車，結玄雲。”</p>	敞開了天國的大門，我乘上濃密的烏雲。
令飄風兮先 驅，使凍(Dong/ 【ㄉㄨㄥˊ】)雨兮 灑塵。	<p>&lt;109&gt; 飄風：大旋風。先驅：先導。</p> <p>&lt;110&gt; 凍雨：暴雨。灑塵：滌盪塵埃。</p>	命令旋風為我開道，叫那暴雨洗灑路塵。
君迴翔兮呂(Yi/ 【ㄩˊ】)下，踰 空桑兮從女(Ru/ 【ㄨˊ】)。	<p>&lt;111&gt; 君：指少司命。祭祀女巫以少司命的口吻迎神、娛神。呂：同“以”。</p> <p>&lt;112&gt; 逾：越過。空桑：神話中的山名。據《呂氏春秋》載，有佚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即後來之伊尹。其地在趙代間。女：同“汝”，你。</p>	神君盤旋從空中下降，我緊跟着你越過空桑。
紛總總兮九 州，何壽夭兮 在予！	<p>&lt;113&gt; 紛總總：眾多的樣子。指九州之人。</p> <p>&lt;114&gt; 壽：長壽。夭：早亡。予：我。</p>	九州上芸芸衆生鬧嚷嚷，誰生誰死都握在我手上。

<p>高飛兮安翔， 乘清氣兮御陰陽。</p>	<p>&lt;115&gt; 清氣：天空中的元氣，也稱作“精氣”。陰陽：陰陽二氣，此處兼及陰陽變化而言。</p>	<p>高空裏我安詳地飛翔， 乘天地正氣駕馭陰陽。</p>
<p>吾與君兮齋速， 導帝之兮九坑(Keng/【ㄎㄥˊ】)。</p>	<p>&lt;116&gt; 吾：大司命自謂。君：指少司命。齋速：虔誠而恭敬的樣子。齋，朱熹《楚辭集注》作“齊”。齋速，嚴肅地快步走，也叫“趨”，為恭謹之貌。 &lt;117&gt; 導：引導。之：到。帝：天帝。九坑：當即《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的岡山，楚人曾祭天於岡山。坑，同“阮”，一本作“阮”，即古“岡”字。</p>	<p>我虔誠恭敬緊跟着你， 把上帝權威帶到九州上。</p>
<p>靈衣兮被被， 玉佩兮陸離。</p>	<p>&lt;118&gt; 靈：《北堂書鈔》等所引作“雲”，二字繁體同為雨字頭，相近致誤。雲衣，以雲霞為衣。被被：衣長飄動的樣子。 &lt;119&gt; 陸離：光彩閃爍的樣子。</p>	<p>神衣飄動啊長又長， 玉佩閃爍啊放光芒。</p>
<p>壹陰兮壹陽， 衆莫知兮余所為。</p>	<p>&lt;120&gt; 壹陰兮壹陽：忽隱忽現，變化不定。指萬物生成之理。《周易·繫辭上》：“陰陽不測之謂神。”正義：“天下萬物，皆由陰陽。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測量之謂神也。”</p>	<p>一陰一陽啊變幻莫測， 我做的事啊衆人怎知詳。</p>
<p>折疏麻兮瑤華， 將以遺(Wei/【ㄨㄟˊ】)兮離居。</p>	<p>&lt;121&gt; 疏麻：升麻（王逸稱為“神麻”，神、升聲近）。麻的稈莖折而皮連，有藕斷絲連之意。 &lt;122&gt; 遺：贈。離居：本來親近而現在分離的人。</p>	<p>折一枝神麻的玉色花朵， 送給你這將離去的神靈。</p>
<p>老冉冉兮既極， 不寢(Jin/【ㄐㄧㄣˊ】)近兮愈疏。</p>	<p>&lt;123&gt; 冉冉：漸漸地。 &lt;124&gt; 極：至。寢：同“浸”，漸。</p>	<p>衰老已經漸漸地到來， 不親近就更更要疏遠感情。</p>
<p>乘龍兮鱗鱗， 高駝兮沖天。</p>	<p>&lt;125&gt; 龍：龍車。鱗鱗：車聲。 &lt;126&gt; 駝：同“馳”。</p>	<p>我乘着龍車車聲鱗鱗， 高飛沖天啊直入重雲。</p>
<p>結桂枝兮延佇(Zhu/【ㄓㄨˊ】)</p>	<p>&lt;127&gt; 結：捆成一束。延佇：“佇”借為“貯”。延貯，遠望。</p>	<p>手持一束桂枝久久佇</p>

兮愁人。	<128> 羌：何為。愁人：使人憂愁。	立，愈是想念啊愈是傷心。
愁人兮柰(Nai/【ㄋㄞˋ】)何，願若今兮無虧。	<129> 愁人：憂愁的人。 <130> 若今：像今天一樣。虧：虧損。	傷心哀愁又有什麼用，但願像現在康健無損。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131> 固：本來。當：當然，本來的樣子。一說當作“常”，定數。 <132> 孰：誰。離合：離別聚合。為：作為，起作用。	人的壽命本來有定分，死生離合啊怎能由人？

## 賞析

《九歌·大司命》是對壽天神的祭歌。祭祀時由男巫飾大司命，由女巫迎神，其唱詞由大司命和迎神女巫穿插配合演唱，所用人稱的含義隨時變化，明顯地表現出輪唱的特點。歌辭中表現出大司命高高在上、自命不凡或自鳴得意，而迎神女巫卻對他表現出一廂情願的熱愛與追求，同時也流露出追求不得的無可奈何。

此詩按每四句一節，可分七節。第一節為扮大司命的巫所唱。其自稱“吾”，與第三節“吾與君兮齊速”一致，則第三節也應是大司命所唱。此句中稱對方為“君”，則第二節（有“君迴翔兮以下”）也應是大司命所唱。同時，這幾節中“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也與第一節大司命所表現出的呼風喚雨、聲勢奪人的氣概一致。同此，第四節說“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也只能出於大司命之口。大司命動輒“吾”“予”“余”自稱，體現出大權在握、唯我獨尊的意識。“折疏麻兮愈疏”以下三節，則完全表現對大司命的懷念，愁懷無限，情緒與前四節完全不同。這三節便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

這首詩表現大司命的宏大氣派。他要到人間，不是讓一般地打開天門，而是“廣開天門”；他以龍為馬，以雲為車，命旋風在前開路，讓暴雨澄清曠宇，儼然主宰一切的天帝。大司命在天宮的地位未必很高，但對人間來說掌握着每個人的生死壽夭，則權力可謂大矣。所以，即使在天宮中的班次居於末尾，當他要到人間來時，也可以擺出最大的排場，顯出最大的威嚴。東皇太一雖然至高無上，但楚人祭祀時只是虛虛一過，名義上敬東皇太一，實際上是迎接眾位天神、地祇、人鬼。人們是根據現實生活來想像神、創造神、對待神的。大司命的氣壯，也就可以不言而喻。對於大司命的描寫，其服飾、乘駕、精神、職責、作為，都寫到。尤其是用了第一人稱的手法表現出一個執掌人類生死大權的尊神的內心世界，從中很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漫長的專制制度社會的投影。作為一個抒情主人公形象，即使不是很可愛的，但卻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上，他能夠接受祭祀而到人間來，也還是體現了一種重民、親民的思想；而作為一個執法者，也是應該有陽剛之氣的。

後三節女巫以少司命的口吻表示對大司命的懷念。如不是以神的身份，便不會說“離居”。其中離別的幽怨，無法擺脫的愁緒，也多少地體現了男權社會中廣大婦女普遍的心理狀況。“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聞一多《九歌解詁》解釋說：“蓋疏麻是隱語，借花草中的疏字以暗示行將分散之意。”聞說或者是也。但折麻的原因主要是麻稈折斷後皮仍連在一起，故以“折麻”喻藕斷絲連之意。後世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折麻心莫展”以及《南樓中望所遲客》“瑤華未敢折”，都是由此處化出，表現久別後一時不能見到的愁情。所以說，折疏麻之瑤華相贈，有身雖離而思念不絕之意。“乘龍”兩句，是說大司命離開祭堂而去。雲為車而龍為馬，正所謂“雲從龍，風從虎”，同詩開頭表現的大司命形象一致。神將離去，故女巫以少司命的口吻表現出戀念的情緒。離別是不可避免的，只希望以後常常像今晚一樣不虧見面親切之意。大司命是主宰人的壽命的，人的壽命本來就有定數，問題是誰能掌控得了天地間的悲歡離合。這裡問出了一個千百年來無數男男女女的多情人都永遠不得答案的問題。這首詩中，真是凝聚了人類情感經歷中最深刻的內容。

## 少司命

少司命是掌管人的子嗣後代的天神。王夫之《楚辭通釋》云：“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曰少。”全詩都是主祭的男覡(Xi/【Tl´】)的唱詞。開頭六句和結尾四句，是對少司命的正面讚頌，說她時刻關心人的子嗣問題，“竦(Song/【LXL~】)長劍兮擁幼艾”，一手舉着長劍，一手擁抱着嬰兒，是一位人類守護神的形象，既威武又慈愛。中間部分描寫人神戀愛之情，從另一方面表現了這位女神的溫柔與多情，從而使少司命的形象更加豐滿而動人。“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概括了人們相思離別之情，具有濃郁的民歌風味，膾炙人口，常為後人所引用，被譽為“千古情語之祖”。



詩句	註釋	譯文
秋蘭兮麋(Wu/【X´】)， 羅生兮堂下。	<p>&lt;133&gt; 少司命：主管人間子嗣的神。</p> <p>&lt;134&gt; 秋蘭：蘭的一種。古所謂蘭草，葉莖皆香。秋天開淡紫色小花，香氣更濃。古人以為生子之祥。麋蕪：即“蕪蕪”，細葉芎藭，葉似芹，叢生，七、八月開白花。根莖可入藥，治婦人無子。</p> <p>&lt;135&gt; 羅生：並列而生。堂：神堂。</p>	芬芳的秋蘭，潔白的麋蕪，並列生長在堂下漫布。
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	<p>&lt;136&gt; 素華：一作“素枝”，開滿白花的枝杈。《楚辭考異》引一本作“華”。王逸《楚辭章句》釋此句為“吐葉垂華”，則本作“華”。</p> <p>&lt;137&gt; 芳菲菲：香氣濃郁。襲：指香氣撲人。一說侵襲。予：我，男巫以大司命口吻自謂。</p>	綠色的葉子，白色的花朵，香氣濃郁沁入我的肺腑。
夫人自有兮美子，蓀(Sun/【LXL~】)何呂(Yi/【l~】)兮愁苦！	<p>&lt;138&gt; 夫：發語詞，兼有遠指作用。美子：美好的孩子。</p> <p>&lt;139&gt; 蓀：溪蓀，石菖蒲，一種香草。古人用以指君王等尊貴者。詩中指少司命。何呂：因何。呂，同“以”。</p>	人們自有嬌美的小兒女，你為何還要替他們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140> 青青：借為“菁菁”，草木茂盛貌。	秋天的蘭花真茂盛，綠

		葉紫莖鬱鬱 蔥蔥。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余兮目成。	<141> 美人：指祈神求子的婦女。一說指參加祭祀的人們。 <142> 忽：很快地。余：我，少司命自謂。目成：用目光傳情，達成默契。	滿堂的人兒 都傾慕你， 只對我傳情 把秋波送。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 回風兮載雲旗。	<143> 迴風：旋風。雲旗：以雲為旗。	來時默默走 時無言語， 乘風駕雲飄 然離我去。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 莫樂兮新相知。	<144> 悲莫悲：悲沒有比……更悲。	悲哀莫過於 有情人離 別，歡樂莫 過於知心人 團聚。
荷衣兮蕙帶，儵(Shu/ 【尸×`】)而來兮忽 而逝。	<145> 荷衣：用荷做的衣服。蕙帶：蕙草編織的衣帶。 <146> 儵：同“倏”，快速、迅疾的樣子。逝：離去。	荷葉做衣蕙 草做腰帶， 匆匆而來忽 然飄天外。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 兮雲之際？	<147> 帝郊：天界。 <148> 君：少司命指稱大司命。須：等待。因大司命受祭結束後升上雲端等待，故少司命這樣問。	傍晚時你投 宿在帝郊， 雲端裏你又 把誰等待？
與女(Ru/【日×~】)沐 兮咸池，晞(Xi/【丁 丨】)女(Ru/【日×~】) 髮兮陽之阿(E/ 【ㄛ】)。	<149> 女：汝。咸池：神話中天池，太陽沐浴的地方。此句上原有“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考異》云：“古本無此二句。”按此二句與《九歌·河伯》中二句重複，當是由《河伯》所竄入。 <150> 晞：晒乾。陽之阿：即陽谷，也作暘谷，神話中太陽升起的地方。	想與你一同 沐浴在咸 池，想與你 同在山窩曬 頭髮。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 悵(Huang/【尸×九~】) 兮浩歌。	<151> 美人：此處為大司命稱少司命。大司命在雲端，少司命尚在人間受祭，所以大司命這樣說。 <152> 悵：神思恍惚惆悵的樣子。浩歌：放歌，高歌。	盼望美人啊 美人不來， 心神恍惚啊 當風高歌。



孔蓋兮翠旒(Jing/【ㄐㄩˋ ㄌㄨˋ】), 登九天兮撫彗星。	<153> 孔蓋：用孔雀羽毛裝飾的車蓋。翠旒：用翠鳥羽毛裝飾的旌旗。旒，同“旌”。 <154> 九天：古代傳說天有九重。此處指天之高處。撫：持。彗星：俗稱掃帚星，古代傳說中是給人類帶來災難的惡星。	孔雀車蓋翡翠旗旒，飛上九天掃除彗星。
竦(Song/【ㄙㄨㄥˇ】)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155> 竦：肅立。此處指筆直地拿着。擁：抱着。一說保護。幼艾：少年兒童，即《禮記·月令》所說“養幼少”的“幼少”。 <156> 正：主宰。	一手舉長劍一手抱幼童，保護老百姓神你最合適。

## 賞析

《九歌·少司命》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靈子）與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對唱。全篇可分六節，開頭六句為首節，後面每四句為一節。其末云：“蓀獨宜兮為民正”，則末一節為男巫之唱詞。那麼，第一節（有“蓀何呂(Yi/【ㄩˋ】)兮愁苦”句）也應為男巫所唱。由歌詞內容看，二、三、四節為少司命唱詞，五、六節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九歌·大司命》是連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場，故再沒有下神、迎神的話，但《少司命》的賓主關係與《大司命》相反。《大司命》後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少司命》開頭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來讚頌少司命。從情緒的承接來說，《大司命》中少司命反覆表現出愁苦的心情，故《少司命》開頭大司命說：“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呂(Yi/【ㄩˋ】)兮愁苦？”

此詩開頭“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兩句，一方面是對少司命這個愛護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為的是求子嗣。《爾雅翼》云：“蘭為國香，人服媚之，古以為生子之祥。而麝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證類本草》也說芎藭根莖可以入藥，治“婦女血閉無子”。所以說，這兩句不僅更突出了詩的主題，也反映了一個古老的風俗。

少司命一開始就讚歎的也是蘭草，同樣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是說來參加迎神祭祀的婦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兒好女，對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會意的一瞥。她願意滿足所有人的良好願望。她同這些人既已“目成”，也就沒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人的虔誠和禮敬，心領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辭”，滿意而去。她乘着旋風，上面插着雲彩的旗幟。對於她又認識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對於同這些人又將分離，感到悲傷。這是將人的感情與神相通，體現出女神的多情。

下面一節則是女神說自己的服飾和離開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帶”同大司命的“雲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比起來，帶有女性的特徵。“夕宿兮帝郊”是說自己離開後將去的地方。《禮記·月令》孔穎達正義引《鄭志》，簡狄被以為禰官嘉祥之後，

“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禱”，則由之轉化而來的少司命宿於帝郊，也是有原因的。  
“君誰須兮雲之際”是反過來回問大司命的話。

第五、六節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問話：“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頭，在陽阿之地曬髮。因為一直等你不來，所以在雲端恍然而立，臨風高歌。”最後一節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後的情況，描繪出一個保護兒童的光輝形象：她一手筆直地持着長劍，一手抱著兒童。她不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護兒童之神。“蓀獨宜兮為民正！”事實上唱出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少司命的崇敬與愛戴。

《九歌·大司命》和《九歌·少司命》塑造了兩個形象：威嚴的大司命和溫柔多情的少司命。一個體現出陽剛之美，一個體現出陰柔之美。但他們的形象又不是單一的，圖案化的：大司命在威嚴的背後，也體現了對於女性的關切、讚揚與愛護，而少司命在多情善感的背後，具有剛毅而凜然不可犯的一面。她雖是一個一往深情的女性，在保護兒童的方面卻是一個不可干犯的女神。這兩首詩都是一方面用人物自白、傾吐內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對方眼中所見來刻畫，由對方的讚頌從旁表現的辦法，既變換角度，又內外結合，互相映襯。可以說，兩首詩中的每一段唱詞，都是既寫“他”，又寫“我”。這兩首詩也都採取了抒情與描寫相結合的手法，所以辭采華麗，又韻味深長。

## 東君

本篇是祭祀日神的樂歌。全詩分三部分，開頭十句為巫者扮東君的唱詞，寫太陽從東方升起以及他流連眷顧故居的心情。中間八句為娛樂東君的女巫的唱詞，正面敘寫祭祀日神歌舞場面的繁盛，表現了人們對日神的愛慕和期望。結尾六句仍為巫



者扮東君的唱詞，寫太陽神的自述，描寫東君由中天而西行時除暴誅惡的義舉，以及成功後的喜悅。關於射“天狼”的寓意，王逸說天狼“以喻貪殘”，蔣驥說“喻小人”，實際以之喻秦國較為合理。戰國時，秦國在楚人心目中是侵略成性的“虎狼之國”，而主侵掠的天狼星，其分野恰在秦地。東君射殺天狼，除暴誅惡，正反映了楚國人民戰勝強秦的強烈願望，也寄寓了詩人的報國之志和愛國之情。

全詩採用擬人化的寫法，成功地塑造了日神東君的形象。東君既是太陽本身的藝術化，具有自然界的太陽的諸多特點；同時他又是被人格化了的神的形象，被賦予了種種人的感情，成為一個有個性、有情感的活生生神的形象。

關於《東君》的編次，聞一多先生在《楚辭校補》中說：“東君與雲中君皆天神之屬，其歌辭宜亦相次。顧今本二章部居懸絕，無義可尋。其為錯簡，殆無可疑。余謂古本東君次在雲中君前。《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成以二神連稱，明楚俗致祭，詩人造歌，亦當以二神相將。且惟東君在雲中君前，少司命乃得與河伯首尾相銜，而河伯首二句乃得闖入少司命中耳。”

詩句	註釋	譯文
暾(Tun/【ㄊㄨㄣˊ ㄌㄩˋ】)將出兮東 方，照吾檻兮 扶桑。	<157> 東君：即太陽神。 <158> 暾：意指初昇之太陽或形容其光芒熾盛。檻：車上之圍欄、欄杆。扶桑：傳說中的神樹，生於日出之處，也可指稱東方極遠處或太陽出來的地方。	一輪紅日將 出現在東 方，照耀我 的欄杆神木 扶桑。

<p>撫余馬兮安 驅，夜皎皎兮 既明。</p>	<p>&lt;159&gt; 余：我，日神自稱。安驅：緩步徐行。皎皎：明亮貌。</p>	<p>撫拍我的寶 馬安步緩 行，夜色漸 漸消失露出 曙光。</p>
<p>駕龍輶(Zhou/ 【ㄓㄨ】)兮乘 雷，載雲旗兮 委蛇(Yi/【ㄩ ˊ】)。</p>	<p>&lt;160&gt; 輶：車上之橫木，也泛指車。龍輶：以龍為車，雷：指以雷為車輪，所以說是乘雷。雲旗：用雲當作自己的旗幟。王逸註：「以雲為旌旗。」委蛇：可解釋為從容自得的樣子或蜿蜒曲折意思。</p>	<p>駕着龍車車 聲如雷響， 遍插雲旗旗 幟隨風揚。</p>
<p>長太息兮將 上，心低徊 (Hui/【ㄏㄨㄟ ˊ】)兮顧懷。</p>	<p>&lt;161&gt; 太息：大聲長嘆，深深地嘆息的意思，上：升起。低徊：遲疑不進。顧懷：眷戀、回顧的意思。</p>	<p>長嘆一聲將 要昇天去， 低頭徘徊又 把故鄉望。</p>
<p>羌聲色兮娛 人，觀者憺 (Dan/【ㄉㄢˋ 】)兮忘歸。</p>	<p>&lt;162&gt; 羌聲色：羌為發語詞，聲色：美好的聲音與顏色（應指下一段的樂舞）。娛人：使人歡樂，憺：安逸的意思。</p>	<p>車聲旗色娛 樂人心醉， 觀者着迷竟 把歸家忘。</p>
<p>絃(Geng/【ㄍ ㄥ】)瑟兮交 鼓，蕭鍾兮瑤 簾(Ju/【ㄐ ㄩˊ】)，</p>	<p>&lt;163&gt; 絃：指急促地彈奏，交鼓：指鼓聲應和瑟之音，蕭鍾：用力撞鍾，瑤：通搖，震動的意思。簾：懸樂器的架子。瑤簾指因鍾響而讓簾也產生共鳴。</p>	<p>繃緊琴絃鼓 聲相對響， 敲擊大鐘鍾 架搖晃晃。</p>
<p>鳴篴(Chi/【ㄔ ㄧˊ】)兮吹竽， 思靈保兮賢媿 (Hu/【ㄏㄨ ˊ】)。</p>	<p>&lt;164&gt; 篴：古代的管樂器，用竹製成。靈保：指巫師。賢：美德。媿：美貌。</p>	<p>吹奏橫笛竽 笛聲相和， 思戀靈巫賢 惠又漂亮。</p>
<p>翾(Xuan/【ㄒ ㄩㄢˊ】)飛兮翠 曾，展詩兮會 舞。</p>	<p>&lt;165&gt; 翾飛：翾，指輕柔地飛揚。翠曾：飛起，形容舞姿。展詩：展開詩歌來唱。會舞：指眾巫合舞。</p>	<p>舞姿翩翩像 翠鳥輕飛， 載歌載舞齊 聲誦詩章。</p>
<p>應律兮合節， 靈之來兮蔽 日。</p>	<p>&lt;166&gt; 應律：指協和音律。合節：指舞合節拍。靈：神靈。</p>	<p>按照音律唱 踏着節拍 舞，羣神來</p>

		迎接多得遮太陽。
青雲衣兮白霓裳(Chang/【 <small>夕九</small> 】), 舉長矢兮射天狼。	<167> 青雲衣兮白霓裳：指日神之服裝。矢：箭。天狼：即天狼星，古以為主侵掠。王逸註：「天狼，星名，以喻貪殘。」蘇軾〈江城子〉：「會挽雕弓似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以天狼星比擬威脅北宋邊境的西夏。也有學者以為此篇天狼是比喻西方的秦國。	青雲做衣白霓做裙裳，高舉長箭射殺賊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168> 弧：木製的弓。反：指返身西向。淪降：指太陽西沉。援：引。北斗：星名，由七顆星組成，形似舀湯的勺。桂漿：桂花釀的酒。	操持天弓向西方沉落，拿起北斗舀取桂酒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169> 撰：持著。駝翔：馳騁飛翔。王逸註：「駝，一作馳。」洪興祖補註：「高駝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杳：幽深。冥冥：黑暗樣子。	抓住馬繮繩高高飛馳，幽幽黑暗中急奔東方。

## 賞析

祭祀日神之詩，自然充滿對光明之源太陽的崇拜與歌頌。這種崇拜與歌頌，是古今中外永恆的主題，萬物生長靠太陽，對太陽的崇拜和歌頌自然是最虔誠又是最熱烈的。在《九歌》描寫祭祀的場面中，這一篇寫得最熱鬧。

詩篇一開頭，就先刻意描寫一輪噴薄而出的紅日那溫煦明亮的光輝。就如昏暗的劇場突然拉開帷幕，展現出一個鮮麗明艷的大背景，把整個氣氛渲染得十分濃烈。旭日欲出，自然先照亮日神東君所住的日出之處，也就自然引出日神。東君是偉大的，他所駕馭的太陽把光和熱帶給人類，是那樣的慷慨無私，自然有那從容不迫的姿態。所以他總是不激不厲，安詳地駕着太陽車緩緩而行，履行他一天的神聖職責。

接着按常理應寫陽光普照大地，日神給人類帶來的一切的意義，但作者並未轉而敘述大地山川的反映，仍圍繞主題描寫了一個日神行天的壯麗場面。這裡的龍和上文的馬實際上是同一物。飛龍也好，天馬也罷，都是上天的神靈，故屈賦中常互稱。天馬行空，自非凡馬可比。這裡的雷聲，實際上是龍車滾滾駛過的聲音。而天上片片絢麗雲彩的伴隨，就如龍車上插着萬桿旌旗，又是何等的顯赫。這種場面，只能從後世描寫天子浩浩蕩蕩的出行中去體會了。

至此，作者筆鋒一轉，讓東君發出長長的嘆息。因為他將回到棲息之所，而不能長久陶醉在給人類帶來光明帶來一切的榮耀中，所以他只有眷念，只有彷徨。但那行天時轟響的龍車聲和委蛇的雲旗色確實給他以快意，就連觀者也因之樂而忘返。

提及觀者，又自然地引出一個極其隆重熱烈迎祭日神的場面。人們彈起琴瑟，敲起鐘鼓，吹起篳篥，翩翩起舞。於是，東君的官屬們也為人們這虔誠之心所感，遮天蔽日

紛紛而下。東君的司職很明確，就是為人類帶來光明。然而這裡描寫的東君與眾不同，他並不是趁着暮色悄悄地回返，而是繼續為人類的和平幸福而工作着。他要舉起長箭去射那貪婪成性慾霸他方的天狼星，操起天弓以防災禍降到人間，然後以北斗為壺觴，斟滿美酒，灑向大地，為人類賜福，然後駕着龍車繼續行進。這裡的一個“高”字，再次把東君那從容不迫偉大而無敵的氣度生動地表現了出來。戴震《屈原賦注》認為天狼星在秦之分野，故“舉長矢兮射天狼”有“報秦之心”，反映出對秦國的敵愾，聯繫歷史事實，此論自非無稽之談。

詩中沒有纏綿的兒女之情，有的只是崇高的博愛；沒有濃郁的芳香，有的只是熾熱的情懷，這與人類對日神東君的崇敬和禮讚的主題是相一致的。

結合祭祀儀式上的樂舞表演情況來看，可以判斷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而各章歌辭之間的聯接承轉，又極其自然，在輪唱中烘托出日神的尊貴、雍容、威嚴、英武，那高亢宏亮的聲樂正恰如其分地演繹出光明之神的燦爛輝煌。

## 河伯

河伯為黃河之神。祭祀河神，由來久遠，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即有“祭於河”的記載。河伯之名起源於戰國，《韓非子·內儲說上》：“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莊子·秋水》中出現了河伯的形象。《史記·六國年表》說：“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載有河伯娶親的故事。本篇為祭祀河神的樂歌，通篇以女子的語氣敘說與河伯的歡會暢遊。他們乘水車駕兩龍游於九河之上，他們登上黃河發源地崑崙之巔，他們住在水中，魚鱗紫貝裝飾的宮殿富麗堂皇，他們攜手東行，波濤迎接，魚兒陪伴。古代黃河經常泛濫成災，人們無力征服為害於人的黃河，於是採取安撫、和親、賄賂的辦法。這首祀河之歌正是這種辦法的曲折反映。也有人認為本篇寫河伯與洛水女神的戀愛故事。

“女”、“子”、“美人”等都指代洛水女神，全篇以河伯的語氣敘事抒情，可備一說。

詩句	註釋	譯文
與女(Ru/【日×~】)遊 兮九河，衝風起兮橫 波。	<170> 女：汝，你。九河：黃河的總名，前人說是黃河到兗州境即分九道，故稱九河。 <171> 衝風：隧風，大風。橫波：聚起波浪，揚波。	河神啊，與 你一起遊九 河，急風衝 起河水泛洪 波。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驂(Can/【方马】) 螭(Chi/【彳】)。	<172> 驂螭：四匹馬拉車時兩旁的馬叫“驂”。螭，《說文解字》：“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或日無角曰螭。”據文意當指後者，那麼“驂螭”即以螭為驂了。	乘坐水車荷 葉做車蓋， 雙龍駕轅雙 螭來拉車。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	<173> 崑崙：山名，黃河的發源地。	登上崑崙縱 目望四方， 心意飛揚胸 懷多寬暢。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 極浦兮寤懷。	<174> 極浦：水邊盡頭。寤懷：寤寐懷想，形容思念之極。	日暮美景流 連竟忘歸， 突然警醒更 懷念水鄉。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 闕兮朱宮。		魚鱗做屋瓦 廳堂畫蛟 龍，紫貝飾

		門闕珍珠飾玉宮。
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龜(Yuan/【ㄩㄢˊ ㄇㄛˊ ㄩˊ】)兮逐文魚。	<175> 靈：神靈，這裡指河伯。 <176> 龜：大鱉。逐：追隨，跟從。文魚：有斑紋的鯉魚。	河伯啊，為何久住水中？乘上白龜文魚伴。
與女(Ru/【ㄩˊ ㄨˇ ㄩˊ】)遊兮河之渚(Zhu/【ㄓㄨ ㄨˇ ㄩˊ】)，流澌(Si/【ㄙㄩˊ ㄩˊ】)紛兮將來下。	<177> 渚：水邊。《國語·越下》：“龜龜魚鱉之與處，而鼃（蛙）黽之與同渚。”下註：“水邊亦曰渚。”這裡泛指水，“渚”當為押韻。 <178> 流澌：古代成語，意思就是流水。《楚辭·七諫·沉江》“赴湘沅之流澌兮”等可證。	同遊沙洲永相隨，綿綿情深如流水。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179> 交手：古人將分別，則相執手表示不忍分離。 <180> 美人：指河伯。南浦：向陽的岸邊。	與你攜手向東行，送你同到河南岸。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Ying/【ㄩㄥ ㄩˊ ㄩˊ ㄩˊ】)予。	<181> 鄰鄰：一本作“鱗鱗”，如魚鱗般密集排列的樣子，媵：原指隨嫁或陪嫁的人，這裡指護送陪伴。	滔滔河水來歡迎，魚兒列隊來陪伴。

## 賞析

此詩一開頭，就以開闊的視野，通過主祭者的眼睛對黃河（河神）的偉大雄壯進行了描述。大風起兮，波浪翻騰，氣勢非凡。河神遨遊黃河，駕着水車，車頂覆蓋著荷葉。駕車的是神異的飛龍，兩龍為駕，螭龍為驂，是何等威赫。

河伯駕馭龍車，溯流而上，一直飛到黃河的發源地崑崙山。來到崑崙，登高一望，面對浩浩蕩蕩的黃河，不禁心胸開張，意氣昂揚。所遺憾的是天色將晚還忘了歸去。崑崙雖是作者的故鄉（帝高陽的發祥地），但他所懷念的家卻是在遙遠的河上。屈原有認宗親的思想，這種思想貫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貫穿着他對楚國楚君和楚國人民的精誠之愛。他愁思未解時，往往想到故鄉（崑崙）。河伯看到故鄉後就很悲傷，悲傷之後還是得回到家裡（對屈原來說就是郢都）。這種情愫既在《離騷》《遠遊》等篇中都有明顯的流露，那麼在此詩中應是又一次表現。

而河伯的家是錦鱗披蓋的華屋，是雕繪蛟龍的大堂，紫貝堆砌的城闕，朱紅塗飾的宮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於水下本是極自然的。居所如此的華美，但是還要發問。對其發問的原因，過去一些解說有點勉強，聯繫上文，也許就不難理解了。



但內心的矛盾對於有着博大胸懷的河伯來說畢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來仍乘着白色的靈物大鱉，邊上跟隨着有斑紋的鯉魚（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帛畫中有神人駕龍車，鯉魚在旁邊遊動的畫面），在河上暢遊，看到的是浩蕩的黃河之水緩緩而來，這一幕場景顯得宏大而深沉。

最後，當河伯欲再往東行時，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別，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賦中多指賢人或所懷念者）到面南的水邊分手處。河伯巡視於黃河下游，那波濤滾滾而來，熱烈地歡迎河伯的蒞臨，那成群結隊排列成行的魚兒伴隨着河伯，為他護駕。這裡的人物關係轉換很明確，主祭者告別後，波濤歡迎、魚兒隨從的對象只是河伯。末一個“予”字，不僅點出了主人公，而這樣的安排或許也暗示了楚國人民對作者的感情。

## 山鬼

本篇為祭祀山神的樂歌，因非正神，故稱鬼。古今許多學者認為詩中所寫的山中女神就是傳說中的巫山神女瑤姬。清人顧成天《九歌解》說：“楚襄王游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辭意，似指此事。”郭沫若《屈原賦今譯》根據詩中“采三秀兮於山間”，認為“於”、“巫”古音通轉，“於山”即巫山，山神即宋玉《高唐賦》中所寫的山神女神。詩中山鬼是一纏綿多情的女神，全詩細緻地表現了山中女神對美好愛情的嚮往和失戀後的憂傷淒苦情態。開頭八句寫山鬼的出場、裝束、神態和乘車赴約的情景，中間十二句寫山鬼不見情人赴約的內心活動，最後七句進一步以淒厲的背景，渲染了山鬼失戀後的痛苦。山鬼的形象既有山川景色的自然美，又有社會人世美麗多情女子之美，是自然美與社會美的巧妙結合。



詩句	註釋	譯文
若有人兮山之阿(E/ 【ㄛˊ】)，被(Pi/ 【ㄆㄧˊ】)薜 (Bi/ 【ㄅㄧˊ】)荔兮帶女 羅。	<p>&lt;182&gt; 山鬼：即一般所說的山神，因為未獲天帝正式冊封在正神之列，故稱山鬼。</p> <p>&lt;183&gt; 山之阿：山隈，山的彎曲處。</p> <p>&lt;184&gt; 被：通假字，通“披”。薜荔、女蘿：皆蔓生植物。</p>	好像有個人兒在山坳，身披薜荔女蘿束細腰。
既含睇(Di/ 【ㄉㄧˊ】)兮又 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p>&lt;185&gt; 含睇：含情而視。睇，微視。宜笑：笑得很美。</p> <p>&lt;186&gt; 子：山鬼對所愛慕男子的稱呼。窈窕：嫺雅美好貌。</p>	含情脈脈開口微微笑，你愛我啊美麗又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 兮結桂旗。	<p>&lt;187&gt; 赤豹：皮毛呈褐的豹。從：跟從。文：花紋。狸：狐一類的獸。文狸：毛色有花紋的狸。</p> <p>&lt;188&gt; 辛夷車：以辛夷木為車。結：編結。桂旗，以桂為旗。</p>	赤豹前拉車，後跟大花狸，辛夷木做車桂枝做旌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Wei/【ㄨㄟˋ】)所思。	<189> 石蘭、杜衡：皆香草名。 <190> 遺：贈。	石蘭做車蓋杜衡做飄帶，折下香花送給意中的你。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191> 余：我。篁：竹。	我身居竹林深處暗不見天日，通路艱難險阻使我來遲。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192> 表：獨立突出之貌。 <193> 容容：即“溶溶”，水或煙氣流動之貌。	我孤獨地站在高山頂端，雲海茫茫在我腳下翻卷。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194> 杳冥冥：又幽深又昏暗。羌：語助詞。 <195> 神靈雨：神靈降下雨水。	昏昏暗暗白晝如夜晚，東風陣陣飄灑着細雨。
留靈脩兮憺(Dan/【ㄉㄢˋ】)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196> 靈脩：指神女。憺：安樂。 <197> 晏：晚。華予：讓我像花一樣美麗。華，花。	癡心等待你不思回返，紅顏已凋謝誰來顧盼？
採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198> 三秀：芝草，一年開三次花，傳說服食了能延年益壽。 <199> 磊磊：亂石堆積的樣子。葛：葛草。蔓蔓：連接不斷的樣子。	採靈芝仙草在那巫山間，山石嶙峋葛藤蔓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200> 公子：也指神女。 <201> “君思”句：意謂君子之所以不來相會，是因為沒有空閒。	怨恨你失約惆悵我忘返，你也思念我只是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202> 杜若：香草。 <203> 蔭松柏：住在松柏樹下。	山中人兒純真像杜若，啜飲石泉佇立松柏下。
君思我兮然疑作。	<204> 然疑作：信疑交加。然，相信；作，起。	你想我誰知是真是假。
靄(Lei/【ㄌㄟˋ】)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You/【ㄩˋ】)夜鳴。	<205> 靄：同“雷”。填填：雷聲。 <206> 猿：同“猿”。啾啾：猿叫聲。狢：長尾猿。	雷聲隆隆細雨飄揚，長猿夜啼聲聲斷人腸。
風颯(Sa/【ㄙㄚˋ】)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207> 颯颯：風吹聲。蕭蕭：風吹落葉的聲音。 <208> 離：通“罹”，遭受。	秋風颯颯黃葉飄零，癡情思公子徒自哀傷。

## 賞析

此詩一開頭，那打扮成山鬼模樣的女巫，就正喜滋滋飄行在接迎神靈的山隈間。從詩人對巫者裝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傳說中的山鬼該是怎樣倩麗，“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個遠鏡頭。詩人下一“若”字，狀貌她在山隈間忽隱忽現的身影，開筆即給人以縹緲神奇之感。鏡頭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蘿、清新鮮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獨具的風采！此刻，她一雙眼波正微微流轉，蘊含著脈脈深情；嫣然一笑，齒白唇紅，更使笑靨生輝！“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處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卻比《詩經·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Qu/【< | 又 ˊ】)螭(Qi/【< | ˊ】)”之類鋪排，顯得更覺輕靈傳神。女巫如此裝扮，本意在引得神靈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靈)慕予兮善窈窕”——“我這樣美好，可要把你羨慕死了”：口吻也是按傳說的山鬼性格設計的，開口便是不假掩飾的自誇自贊，一下顯露了活潑、爽朗的意態。這是通過女巫的裝扮和口吻為山鬼畫像，應該說已極精妙了。詩人卻還嫌氣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將鏡頭推開，色彩濃烈地渲染她的車駕隨從：“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這真是一次堂皇、歡快的迎神之旅！火紅的豹子，毛色斑斕的花狸，還有開着筆尖狀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詩人用它們充當迎神女巫的車仗，既切合所迎神靈的環境、身份，又將她手撚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氣氛，映襯得格外歡快和熱烈。

自“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以下，情節出現了曲折，詩情也由此從歡快的頂峰跌落。滿懷喜悅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險耽誤了時間，竟沒能接到山鬼姑娘（這當然是按“望祀”而神靈不臨現場的禮俗構思的）。她懊惱、哀愁，同時又懷着一線希冀，開始在山林間尋找。詩中正是運用不斷轉換的畫面，生動地表現了女巫的這一尋找過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巔俯瞰深林，但溶溶升騰的山霧，卻遮蔽了她焦急顧盼的視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叢，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間的飄風、飛灑的陣雨，似乎全為神靈所催發，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們祭祀山靈，無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現在見不到神靈，就沒有誰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長駐了。為了寬慰年華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間採食靈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壽。這些描述，寫的雖是巫者尋找神靈時的思慮，表達的則正是世人共有的願望和人生惆悵。詩人還特別妙於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悵忘歸”，分明對神靈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閑”，轉眼卻又怨意全消，反去為山鬼姑娘的不臨辯解起來。

“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與開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還在自誇自贊，但放在此處，則又隱隱透露了不遇神靈的自憐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對山鬼不臨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開口訴說之時，卻又推說是神靈。這些詩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現得複雜而又微妙。

到了此詩結尾一節，神靈的不臨已成定局，詩中由此出現了哀婉嘯嘆的變徵之音。

“雷填填兮雨冥冥”三句，將雷鳴猿啼、風聲雨聲交織在一起，展現了一幅極為淒涼的山林夜景。詩人在此處似乎運用了反襯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鳴啼猿之夜聲，便愈加見出山鬼所處山林的幽深和靜寂。正是在這淒風苦雨的無邊靜寂中，詩人的收筆則是一句突然迸發的哀切呼告之語：“思公子兮徒離憂！”這是發自迎神女巫心頭的痛切呼號——她開初曾那樣喜悅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來；至此，卻帶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風雨中淒淒離去，終於隱沒在一片雷鳴和猿啼聲中。大抵古人

“以哀音為美”，料想神靈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現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惻，便愈能引得神靈的垂憫和呵護。

## 國殤

國殤是指為國犧牲的將士，未成人夭折謂之殤。戴震《屈原賦注》：“殤之義二：男女束冠笄而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賦其事。”《九歌》從《東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所祭的都是自然界中的神祇，獨最後這一篇《國殤》是祭人間為國



犧牲的將士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和戰國時秦楚戰爭有關，楚懷王時楚國多次和秦國交戰，幾乎每次都遭到慘重的失敗。楚國人民為了保衛國家，抗擊強秦，英勇殺敵，前赴後繼。屈原寫這篇作品就是為了歌頌楚國將士為保衛國家不惜犧牲、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豪邁精神。

詩中前十句寫激烈而悲壯的戰鬥場面，在強敵面前楚軍浴血奮戰，其鬥爭精神驚天地、泣鬼神。後八句悼念將士為國捐軀，頌揚他們至死不屈的英雄精神。全詩直賦其事，激昂慷慨，是古今詩壇不朽的傑作。

詩句	註釋	譯文
操吳戈兮被 (Pi/【夕  】) 犀甲，車錯轂 (Gu/【<< X ~】) 兮短兵接。	<p>&lt;1&gt; 國殤：是追悼陣亡將士的祭歌。死於國事叫做國殤。殤：原指未成年而死，後泛指死難的人。戴震《屈原賦注》：“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男二十歲）笄（女十五歲）而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p> <p>&lt;2&gt; 操吳戈兮被犀甲：手裏拿着吳國的戈，身上披着犀牛皮製作的甲。吳戈：吳國製造的戈，當時吳國的冶鐵技術較先進，吳戈因鋒利而聞名。被，通“披”，穿着。犀甲：犀牛皮製作的鎧甲，特別堅硬。</p> <p>&lt;3&gt; 車錯轂兮短兵接：敵我雙方戰車交錯，彼此短兵相接。轂：車輪的中心部分，有圓孔，可以插軸，這裏泛指戰車的輪軸。錯：交錯。短兵：指刀劍一類的短兵器。</p>	手拿吳戈啊 身穿犀皮 甲，車轂交 錯中啊與敵 人開戰刀劍 相砍殺。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p>&lt;4&gt; 旌蔽日兮敵若雲：旌旗遮蔽的日光，敵兵像雲一樣擁上來。極言敵軍之多。</p> <p>&lt;5&gt; 矢交墜：兩軍相射的箭紛紛墜落在陣地上。</p>	旌旗蔽日啊 敵人蜂擁如 雲，箭雨紛

		紛交墜啊士卒奮勇爭先向前。
凌余陣兮躐 (Lie/【ㄌㄧㄝˊ】) 余行，左驂 (Can/【ㄘㄢˉ】) 殪 (Yi/【ㄧˋ】) 兮右刃傷。	<p>&lt;6&gt; 凌：侵犯。躐：踐踏。行：行列。</p> <p>&lt;7&gt; 左驂殪兮右刃傷：左邊的驂馬倒地而死，右邊的驂馬被兵刃所傷。殪：死。</p>	敵人侵犯我陣地啊踐踏我隊伍，左驂倒斃啊右驂傷於刀劍。
霾兩輪兮繫 (Zhi/【ㄓㄧˊ】) 四馬，援玉枹 (Fu/【ㄈㄨˊ】) 兮擊鳴鼓。	<p>&lt;8&gt; 霾兩輪兮繫四馬：戰車的兩個車輪陷進泥土被埋住，四匹馬也被絆住了。霾：通“埋”。古代作戰，在激戰將敗時，埋輪縛馬，表示堅守不退。</p> <p>&lt;9&gt; 援玉枹兮擊鳴鼓：手持鑲嵌着玉的鼓槌，擊打着聲音響亮的戰鼓。先秦作戰，主將擊鼓督戰，以旗鼓指揮進退。枹：鼓槌。鳴鼓：很響亮的鼓。</p>	埋住兩個車輪啊絆住四匹戰馬，手拿玉槌啊擂動戰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Shu/【ㄕㄨˊ】)。	<p>&lt;10&gt; 天時墜兮威靈怒：天地一片昏暗，連威嚴的神靈都發起怒來。天怨神怒。天時：上天際會，這裏指上天。天時懟：指上天都怨恨。懟：怨恨。威靈：威嚴的神靈。</p> <p>&lt;11&gt; 嚴殺盡兮棄原野 (Shu/【ㄕㄨˊ】)：在嚴酷的廝殺中戰士們全都死去，他們的屍骨都丟棄在曠野上。嚴殺：嚴酷的廝殺。一說“殘殺”，士兵被殺。一說嚴壯，指士兵。盡：皆，全都。野：古讀“暑”，和“怒”字押韻。</p>	天昏地暗啊威嚴的神靈含怒，被殘殺的將士啊屍首散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p>&lt;12&gt; 出不入兮往不反：出征以後就不打算生還。反：通“返”。</p> <p>&lt;13&gt; 忽：渺茫，不分明。超遠：遙遠無盡頭。</p>	既已出征啊就沒想過要回返，家山邈遠啊路途漫漫很遙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p>&lt;14&gt; 秦弓：指良弓。戰國時，秦地木材質地堅實，製造的弓射程遠。</p> <p>&lt;15&gt; 首身離：身首異處。心不懲：壯心不改，勇氣不減。懲：悔恨。</p>	帶上長劍啊挾着強弓弩，即使身首分離啊心也不悔改。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p>&lt;16&gt; 誠：誠然，確實。以：且，連詞。武：威武。</p> <p>&lt;17&gt; 終：始終。凌：侵犯。</p>	英勇無畏啊 武藝超凡， 永遠剛強啊 不可凌犯。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p>&lt;18&gt; 神以靈：指死而有知，英靈不泯。神：指精神。</p> <p>&lt;19&gt; 鬼雄：戰死了，魂魄不死，即使做了死鬼，也要成為鬼中的豪傑。</p>	既使身體已經死亡啊 精神永不死， 你的魂魄啊 是鬼中的英雄！

## 賞析

《九歌·國殤》取民間“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難的愛國將士，追悼和禮讚為國捐軀的楚國將士的亡靈。樂歌分為兩節，先是描寫在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中，楚國將士奮死抗敵的壯烈場面，繼而頌悼他們為國捐軀的高尚志節。由第一節“旌蔽日兮敵若雲”一句可知，這是一場敵眾我寡的殊死戰鬥。當敵人來勢洶洶，沖亂楚軍的戰陣，欲長驅直入時，楚軍將士仍個個奮勇爭先。但見戰陣中有一輛主戰車衝出，這輛原有四匹馬拉的大車，雖左外側的驂馬已中箭倒斃，右外側的驂馬也被砍傷，但他的主人，楚軍統帥仍毫無懼色，他將戰車的兩個輪子埋進土裡，籠住馬韁，反而舉槌播響了進軍的戰鼓。一時戰氣蕭殺，引得蒼天也跟着威怒起來。待殺氣散盡，戰場上只留下一具具屍體，靜卧荒野。

作者描寫場面、渲染氣氛的本領是十分高強的。不過十句，已將一場殊死惡戰，狀寫得栩栩如生，極富感染力。底下，則以飽含情感的筆觸，謳歌死難將士。有感於他們自披上戰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們緊握兵器，安詳地，心無怨悔地躺在那裡，他簡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緒奔進。他對這些將士滿懷敬愛，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樣，在詩篇中，他也同樣用一切美好的事物，來修飾筆下的人物。這批神勇的將士，操的是吳地出產的以鋒利聞名的戈、秦地出產的以強勁聞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製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飾的鼓槌，他們生是人傑，死為鬼雄，氣貫長虹，英名永存。

依現存史料尚不能指實這次戰爭發生的具體時地，敵對一方為誰。但當日楚國始終面臨七國中實力最強的秦國的威脅，自懷王當政以來，楚國與強秦有過數次較大規模的戰爭，並且大多數是楚國抵禦秦軍入侵的衛國戰爭。從這一基本史實出發，說此篇是寫楚軍抗擊強秦入侵，大概沒有問題。而在這種抒寫中，作者那熱愛家國的熾烈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楚國滅亡後，楚地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頌悼陣亡將士的同時，也隱隱表達了對洗雪國恥的渴望，對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從此意義上說，他的思想是與楚國廣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為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第一位偉



大詩人，他所寫的決不僅僅是個人的些許悲歡，那受誣陷被排擠，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際；他奉獻給人的是那顆熱烈得近乎偏執的愛國之心。他是楚國人民的喉管，他所寫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國人民熱愛家國的心聲。

此篇在藝術風格上與作者其他作品有所區別，乃至與《九歌》中其他樂歌也不盡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辭采瑰麗的華章，然其“通篇直賦其事”（戴震《屈原賦注》），挾深摯熾烈的情感，以促迫的節奏、開張揚厲的抒寫，傳達出了與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凜然亢直之美，一種陽剛之美，在楚辭體作品中獨樹一幟。為了適應內容和主題的需要，詩篇的建行造句全部採用了七言規整的組合句式，既與《離騷》《天問》等篇不同，也與一般七言詩有別。它是每句中間嵌一“兮”字，形成一種停頓之勢，又把上下隔開變作三三句式。如果不計“兮”字，就是一首完整的六言詩。節奏明快有力，韻律金聲玉振，產生一種急促感和緊迫感，震人心弦，引人共鳴。這對描繪英雄捐軀的悲壯場景，表達緬懷烈士的崇高情感，都增添了強烈的感染力量。全詩充滿了英雄神奇的浪漫主義風格特色，具有驚心動魄、感天動地的巨大藝術魅力。

## 禮魂

本篇是禮成送神之辭。魂，也就是神，它包括九歌前十篇所祭祀的天地神祇和人鬼。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凡前十章，皆各有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章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乃送神之曲也。”詩中描寫祭禮完成時載歌載舞的熱烈場面，表達了人們希望祭禮終古無絕。



詩句	註釋	譯文
成禮兮會鼓(Gu/【ㄍㄨˊㄨㄥˊ】)，傳芭(Pa/【ㄆㄚˊㄩㄚˊ】)兮代舞，姱(Hu/【ㄏㄨˊㄨㄞˊ】)女倡兮容與。	<p>&lt;1&gt; 魂：也就是神。《通釋》：“魂，亦神也。”</p> <p>&lt;2&gt; 成禮：指祭祀之禮完畢。會鼓：急疾擊鼓，鼓點密集。</p> <p>&lt;3&gt; 芭：通“葩”，花。</p> <p>&lt;4&gt; 姱：美好。倡：同“唱”。容與：舒緩。</p>	祀禮已完畢緊緊敲起大鼓，傳遞手中花更交替而舞，姱美的女子唱得從容自如。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p>&lt;5&gt; 長無絕：永遠不斷。</p> <p>終古：久遠。</p>	春天供以蘭秋天又供以菊，長此以往不斷絕直到終古。

## 賞析

此詩以簡潔的文字生動描繪出一個熱烈而隆重的大合樂送神場面。一開始，先點出是“成禮”，使它和《九歌》各篇發生了聯繫。祀禮完成後，於是響起密集的鼓點，於是一邊把花朵互相傳遞，一邊更番交替地跳起舞。美貌女郎唱起歌，歌聲徐徐和緩，從容不迫。這正是一個祭眾神已畢時簡短而又熱烈的娛神場面。而春天供以蘭，秋天供以菊，人們多麼希望美好的生活能月月如此，歲歲如此。於是，大家從春供到秋，以時令之花把美好的願望總告於眾神靈，並許以長此不絕以至終古的供奉之願，表達人們敬神事神的虔誠之心，也洋溢着歡樂之情。

在“成禮”的鼓聲中彷彿出現了《東皇太一》中“揚枹兮拊鼓”、《東君》中“緺(Geng/【ㄍㄥˊ】)瑟兮交鼓”、《國殤》中“援玉枹(Fu/【ㄈㄨˊ】)兮擊鳴鼓”諸種或莊肅或雍容或悲壯的場面。而令人眼花繚亂的傳花輪舞，又彷彿《東皇太一》中“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雲中君》中“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東

君》中“翺(Xuan/【ㄒㄨㄢˋ】)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那流芬溢彩的神巫之舞。“媵(Hu/【ㄏㄨˋ】)女”的歌唱情景，自然也有《東皇太一》中“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少司命》中“臨風愴(Huang/【ㄏㄨㄤˋ】)兮浩歌”的疊影；而那“容與”之態，風神卓絕，也宛然可見《湘君》《湘夫人》中“聊逍遙兮容與”的湘水配偶神的身姿。“長無絕”的“春蘭與秋菊”，則是對綠色植物所象徵的生命力的謳歌。“蕙饋”“蘭藉”“桂酒”“椒漿”“蘭湯”“桂舟”“薜(Bi/【ㄅㄧˋ】)荔柏”“蕙綢”“蓀(Sun/【ㄙㄨㄣˊ】)橈”“蘭旌”“桂櫂(Zhao/【ㄓㄠˋ】)”“蘭枻(Yi/【ㄧˋ】)”“荷蓋”“蓀壁”“紫壇”“桂棟”“蘭櫳(Liao/【ㄌㄧㄠˊ】)”“辛夷楣”“藥房”“蕙櫂(Mian/【ㄇㄧㄢˊ】)”“荷衣”“蕙帶”“辛夷車”“桂旗”“杜若”“芙蓉”“白蘋(Fan/【ㄈㄢˊ】)”“蘋”“菝(Zhi/【ㄓㄧˋ】)”“石蘭”“杜蘅”“疏麻”“瑤華”“麋蕪”“女蘿”“幽篁”“松柏”，《九歌》中神靈的生活物品與生活環境充滿各種芳美植物的鬱郁生氣，突出表現了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對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禮讚。從這個意義上說，“春蘭與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正可以作為《九歌》祀神祈福的主旋律。

此詩在《九歌》在最短，幾乎接近詩裡的“風”詩，但寥寥數語，卻把一個盛大集會的場面描寫得如此激越和恢宏。隨着激烈的鼓點和舞步，傳遞香草做着遊戲上神靈快樂（這就達到了祈神許願的目的）。詩末“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兩句，完成了組詩的整體布局；用香草美人喻清平世界；用香草美人作為貫穿組詩各篇（除《國殤》）的聯結線。這個香草即是總譜的五線譜（形式）又是總譜上的各個音符（內容），這種宏觀構思是前無古人的。通過送神，展現了詩人矢志不渝的報國決心。